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[第四讲] 汉乐府:百花齐放,生动活泼(下)

■邹文生

《陌上桑》早在东汉时期就广为流传,其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性。关于这首诗的“本事”(原型)说法有二:

其一,《陌上桑》讲的是赵王的家令王仁妻子罗敷的事。罗敷出门采桑被赵王看见,赵王想把她霸占为妾,于是罗敷作《陌上桑》以表明自己的态度,制止了赵王的卑劣行为。上文所引崔豹《古今注》的“本事”很可能就是《陌上桑》的衍生物。

其二,《陌上桑》和《秋胡行》中的故事有关。汉乐府中的《秋胡行》古辞逸,今存有谢玄(西晋时阳夏人,今太康县)的拟作,内容与刘向《列女传》所载大体相同。《列女传》讲的是一个叫秋胡的人娶妻5日便出外做官,5年后才回家。路上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子在田间采桑,于是下车对她说:“力田不如运丰年,力桑不如见国卿。”便要娶她为妻,女子不从。当秋胡回到家里,母亲引他见其妻,发现正是路遇的采桑女。妻子见秋胡是个负心人,含恨投河而死。

《陌上桑》与这两则故事有什么关系,现已很难考证。我们欣赏《陌上桑》这首诗只能当作一篇文艺作品来看,赏析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。

汉魏以后,以《陌上桑》为题的“拟作”很多,据不完全统计,自本诗诞生至唐代,模拟之作已达41篇之多,仅汉魏六朝时期就多达34篇。但这“拟作”通常都是借题发挥,与

秦罗敷的故事没有什么直接关系。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写有一首《陌上桑》,诗曰:

美女渭桥东,春还事蚕作。
五马如飞龙,青丝结金络。
不知谁家子,调笑来相谑。
妾本秦罗敷,玉颜艳名都。
绿条映素手,采桑向城隅。
使君且不顾,况复论秋胡。
寒蟬爱碧草,鸣凤栖青梧。
托心自有处,但怪傍人愚。
徒令白日暮,高驾空踟蹰。

李白这首《陌上桑》也是借题发挥,借以抒发诗人的孤傲与愤懑,这从“使君且不顾,况复论秋胡”,以及“托心自有处,但怪傍人愚。徒令白日暮,高驾空踟蹰”等诗句中可知。

唐代《秋胡变文》和元杂剧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等作品演绎的都是《列女传》所讲的故事:秋胡新婚才3日,即被征召入伍,妻罗梅英在家含辛茹苦,侍奉婆婆。财主李大户倚势谋娶,遭梅英严词拒绝。10年后,秋胡得官荣归,在桑园相遇,竟调戏梅英。梅英发现调戏自己的竟是盼望多年的丈夫,顿感羞辱,要求离异,迫于婆母之命,勉强相从。全剧充满了喜剧色调,但写出了劳动妇女的不幸遭遇,讴歌了她们的反抗精神。元杂剧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语言本色,成就较高,至今仍在舞台演出。《秋胡戏妻》这出戏在京剧中名

为《桑林传》,京剧大师梅兰芳、尚小云都曾饰演过秦罗敷,并且作为他二人的保留剧目,传演至今。

元杂剧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的作者石君宝,平阳(今山西临汾)人,生卒年不详,以写家庭、爱情剧见长。著有杂剧10种,现仅存3种:《鲁大夫秋胡戏妻》、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、《诸宫调风月紫云亭》,另7种皆逸。

据说《陌上桑》的故事发生在现今河南省周口市的淮阳和扶沟两县交界之处。清代《淮阳县志》记载:“秋胡,传说即罗敷之夫。家淮阳,纳妇五日而游宦(外出为官),三年休宦还家。其妇采桑于郊野,归至而不识其妻,见而悦之,乃赠金相戏……”又说:“陈州有鲁台集,人传秋胡家于此,西有采桑园,旁有河,即投河处。”

蔡河流经淮阳和扶沟一带,其故道在县城东南12里。扶沟县境内的叫清水河,淮阳县境内的叫蔡河。秦罗敷的娘家系扶沟县王家村人,她长大后嫁给淮阳县名叫秋胡的人为妻。结婚5日,丈夫就远离家乡到鲁地之兖州(今山东兖州)做官。罗敷在家养蚕、缫丝、织布、侍候公婆。秦罗敷思念远在千里之外做官的丈夫,经常登上村外的一处高台,眺望山东方向,希望丈夫早日结束官途,回乡夫妻团聚。后人称这个高台为“望鲁台”,这个村庄的名字叫“鲁台村”(今淮阳县鲁台镇)。

明清时代刊印的《扶沟县志》上说,扶沟县罗敷的家乡长期流传着这个凄美的故事:罗敷投身蔡河后,她的芳魂满怀一腔贞烈,尸体沿着蔡河潮流直上,一直飘到娘家王家村西北角的河湾里,水流直打漩涡,再也不肯前行了。村里的乡亲们发现罗敷的尸体后,就打捞出来埋葬在蔡河之畔,并在墓冢旁边建起了“罗敷祠”,又称“罗敷庙”,以纪念这位勤劳美丽、忠贞善良的女子。《扶沟县志》上说:“秋胡庙在城东十里。”

秋胡庙里供奉的不是秋胡而是罗敷其人。”意思是告诉人们,“罗敷庙”虽被改名为“秋胡庙”,但从没祭祀过薄情的秋胡,因为秋胡是个被历史和老百姓否定的人物,是个“陈世美”类型的人。秋胡当上大官后,那种花天酒地的官场生活使他完全昏了头,竟然在自家的门口,将自家的妻子当成野花来调戏。

后来,老百姓将罗敷出生的王家村改名“罗敷庙村”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据史书记载:罗敷庙规模宏伟,历史上最近一次修缮是在清代咸丰六年。有房屋68间,正中大殿供奉有罗敷铜像一尊,容貌俊美,身材窈窕,面目和善。庙宇内香火兴旺,四面八方的香客络绎不绝。罗敷庙村的人一直称呼罗敷为“姑娘”,从不以“夫人”称之。这是因为,当地人对待已出嫁的本地姑娘,无论其年纪再大、再老也称之为“闺女”或“姑娘”,是以“夫人”或“娘娘”来称呼的。当地还传说,村里人为罗敷女塑像时,一定要口称“姑娘”,是决不能使用其他称呼的,否则塑像就塑不起来。老百姓之所以这样崇敬罗敷,是因为她生性善良,乐于助人,庇佑一方,她是东方的妇女儿童保护神。秦罗敷善于缫丝和纺织,所以当地老百姓又称她为“螺丝姑娘”,是把她当做纺织女神来祭祀敬仰的。昔日,扶沟人一直把旧式织布机的核心部件“梭子”里小线穗中的竹管称为“罗敷”,就是当地人借此表达对罗敷的纪念与敬仰之情的。

扶沟县罗敷庙村的罗敷庙历史悠久,时至今日,该村仍然有罗敷庙存在。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兵部员外郎何出图曾写了一篇《罗夫人祠辨》,他所说的罗夫人就是秦罗敷。清代康熙年间扶沟有位县令名叫屠又良,他在游历罗敷庙后,根据古碑上的记载写有《秦罗敷庙》诗,诗曰:

古庙千年尚到今,残碑未许藓痕侵。
红颜不受桑间赠,羞杀衣冠暮夜金。

20世纪40年代,黄河泛滥,几乎把整个罗敷庙村淤平,罗敷庙里的罗敷女铜像也被附近刘村的一个村民取走,罗敷女铜像从此不知去向。

今日的扶沟县罗敷庙村民,还一直为本村出了这位勤劳美丽、忠贞善良的罗敷姑娘而深感自豪。新修的罗敷庙里,老百姓将罗敷神像放在最高地位上祭祀。走进罗敷庙,看到的景象是:“螺丝姑娘”供奉在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如来佛祖、观世音菩萨、人祖伏羲等神像的上首。换句话说,秦罗敷神像供奉在庙东,居上首,其他神像依次排列,居下首,这种排列是罕见的。由此可见秦罗敷在村民们心中的崇高地位。

汉乐府民歌对我国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,产生了极为深远和巨大的影响。这种影响,首先表现在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。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,敢于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,他们的诗歌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,并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历代诗家所推崇的所谓“建安风骨”和“魏晋风力”、初唐诗坛的“革新运动”、盛唐诗人的“即事名篇”、中唐诗人的“新乐府运动”等等,都是受到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启迪和影响,就连晚清时代的诗人,如龚自珍、黄遵宪等人的“诗界革命”,也都自觉地汲取汉乐府之神理,以及汉乐府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艺术,其影响之深远有目共睹,毋庸赘言。

